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马 拉 传



〔苏联〕阿·列万多夫斯基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马 拉 传

〔苏联〕阿·列万多夫斯基 著

陈 森 张锦霞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99-4/K·444

1997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7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3

(60克纸本)定价: 20.00 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当然,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同时也陆续增加一些新选题。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出版说明

马拉是法国 18 世纪末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卓越的政论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一次革命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企图保存旧秩序的王党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数度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最后被亲吉伦特派的旧贵族余孽所刺杀。

本书通过回忆录和访谈的形式，重现了马拉的战斗一生，表现了他的高度的革命热情，以及他在群众革命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

作者是前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对法国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他又是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曾为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写过《圣西门传》，以及《丹东传》和《罗伯斯比尔传》等书。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读者不但可以概略地知道传主的生平，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当时历史背景的许多知识。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 年 6 月

目 录

我看见了马拉的心.....	1
第一部分.....	6
第二部分.....	200

我看见了马拉的心

我手里拿着这颗心，并且认为，实际上我已经成百次地看见过它了。

这颗心与其他许多人的心，与在解剖学课上有时展示给我们看的那些心，与我后来在解剖时所接触的那些心，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颗心上，并没有人们绘影绘声地所说的那种张开的伤口。杀人犯的刀尖正好切断了主动脉并刺进了它的深处，几乎在表面上没有留下痕迹。

它不再放射出光芒了。

然而它——人的本质的短暂性呀！——已经因腐烂而大大受到伤害。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季节。

1793年7月真的把首都晒坏了。鲜花凋谢，树叶枯萎而凋零，孩子们平常的嘈杂声消失了。所有的人都气喘吁吁和大汗淋漓。甚至国民公会的代表们都变得无精打彩起来，而他们的演讲似乎也失去了所有的尖锐性。

在这种天气里，尸体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在他死后的一天，我们就动手干起来，并且立时就明白无误地确信这种做法是对的。

大卫催促我们。这位艺术家设想按照古希腊古罗马的模式来埋葬马拉的计划——马拉必须露出半身出现在人民面前。但是这样做，他的组织结构很快就会变形，而且推迟两天埋葬压根是件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像服苦役般地劳动着。先是在

马拉的住宅里给他的遗体涂上防腐剂，然后把它搬到考尔德利艾花园——那里的地方宽敞，空气新鲜。我们就这样劳动了一整夜。

我是多么清晰地记得这一夜啊！

闷热，疲惫，似乎没有完结的时候。

一切工作都是在火把的照耀下进行的。我们默无言地做自己的事，周围燃烧着芬香的草。

然而奇怪的是，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感觉到。

似乎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仿佛我把自己的手术刀不是刺进我这个最亲近的人的尸体里。我好像处于恍惚状态中，处于持续的、无休无止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现在大地裂开了，考尔德利艾修道院化成泡影，或者是晴朗的七月的天空下起密密麻麻的大雪，我大概对这一切没有感到十分惊讶，甚至也许没有加以注意。

我和爱弥儿·巴尔特像机器似地工作着：协调一致地、有条不紊地和不思不想地工作着。在东方的天空发红之前，一切都结束了。涂了防腐剂的尸体停放在棺材里，而他的心则放在从以前王室的仓库里取出的一个珍贵的瓶子中。

只是到了现在，由于受到清晨凉风的刺激，我才逐渐清醒过来。

一些想法都出现了。

都是一些枯燥的、没有乐趣的想法。

在这几天里，那种悄悄钻进脑子和心灵里的东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要知道我不是一般地热爱马拉。他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而随着他离开人世，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完结了，永远完结了。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一点。在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派那里发表讲话，反对给予死者进先贤祠的荣誉前，甚至在我看到公社作出委托慈善堂的主治外科医师杰尚负责解剖的决定前，不，还在那个时刻，即当我在

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他临死前的喊叫——怪异的、非人的喊叫，由于这声喊叫而在住宅里留下了鲜血时，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天性没有赋予我斗士的素质。我是一个最普普通通的人——我知道这一点！在有这个或那个我对他服从的并把我的命运同他联系起来的人存在时，我是能够去做某种事情的。我自己十分清楚这一点，并且无需隐瞒。现在我必须退居下风，绝不是因为罗伯斯比尔不赏识我——这一点我从来是知道的，任命杰尚做解剖的决定只是证明了这一点；即使罗伯斯比尔非常喜欢我，同样什么也不会改变——要知道马拉已不在人世了，而对于我来说，马拉是革命的良心的体现者。

必须为杰尚说一句公道话：他比其他人的感觉要敏锐。他看了决定之后，到我这里来对我说：

“布格连，帮帮忙！他们把这次解剖托付我去做，而让你和巴尔特当助手。但是我病得不轻——拿不动手术刀。一切由你自己来进行吧，而我只签署文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却富于表情地看着我；我紧紧地并且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诚实的杰尚！他知道将会冒什么风险，因而这样来处理，显然也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因此，我代替他准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领导解剖和涂防腐剂的工作，我亲自把马拉的心洗干净。我参加了安葬的过程，并亲眼看见了人民的爱戴和悲痛。

以后我就离开了。

我的职业在任何地方都能养活我自己，我是独立谋生者，因此我与政治和我以前的熟人中断了联系。谁会为这一点指摘我呢？在日益临近的一些事件面前，我的人能意味着什么呢？……

不过这不是说我自己。

起初，马拉的心仍然是充满激情的崇拜的对象。一些人民团体为拥有它的荣誉而进行了斗争，但是考尔德利艾派俱乐部战胜了其他人，掌握了这份珍贵的遗物。挂在沉重链条上的这个装着心的瓶子开始装饰着俱乐部的会议大厅。

后来呢？

后来，不顾所有不怀好意的人的反对，人们终于把马拉的遗骸埋葬在先贤祠里了。

我毫不怀疑，将来也会这么做。同时我也不怀疑，人们很快会把它从那里取走。

实际上，过了没有多久，人们就把这个人民之友的遗骸从先贤祠里扔出去，而把他的半身雕像抛到巴黎的下水道里了。

这一切必定是会有这样的结局的。

因为战胜者是残忍而恶毒的，他们是一些他以全部心灵的力量切齿痛恨的人。战胜者是一些富人和阴谋家，是摧残人民的人。他们能让像人民之友这样著名的人的遗骸安宁吗？……

但是，人们怎样对待遗骸，已经无关紧要了。我的专业使我变成了无神论者——我既不信神，也不相信阴间世界。当一个人死去时，他的尸体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外壳罢了，而实质上，这个外壳以后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事情。

所有这些野兽抓住马拉的逝世纪念日、他的事业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尚的一生不放，把他说成是杀人犯和凶犯，对他横加诬蔑。卖身投靠的文人诬蔑他，说他的一句话就能置他们于死地。

但是他死了，他不能作出回答。

正是这种情况终于唤醒了我摆脱多年来无所作为的状态，拿起笔来撰著了这本书。

我看见了马拉的心。

当这颗心活着和突突地跳动，在胸中激烈地跳动，并放射出那种照亮全法国的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时候，我看见了它。

我在进入少年时成为马拉的朋友，还不到四年时间。但是对于我整个一生来说，这个时间已经绰绰有余了。的确，我的真正的生命完全可以归结为这四年，而带有极少愉快和悲伤的其余时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

如果命中注定在我今后还留下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我的青年时代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的回忆。

对伟大革命回忆。

也是对马拉的心的回忆。

对我的马拉的回忆。

第一部分

1

让·布格连致双亲的信

奥尔良,1789年9月9日

我的亲爱的!

旅游行将结束,而与你们离别的痛苦不仅没有忘掉,相反,总是不断增加;我无论观察什么东西,还是与某人交谈,总是思念着你们。天啊!世界为什么这样安排:最亲近的和最相爱的人为什么非一定要离别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才能重新拥抱你们并用喜悦的泪花湿润你们亲切的面颊呢?……

但是,我要使你们,我的亲爱的,摆脱所有这些无益的真情的流露,我知道,你们并不比我好受。我曾答应从一踏上旅途就详尽无遗地描写一切所见所闻,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我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这对我来说,其需要程度并不亚于你们,因为在我描述自己的奇遇时,我感受到极其愉快的感觉,仿佛在和你们交谈,聆听你们的声音、惊叫和令人鼓舞的话语。不过,没有问题,我已经是成人了,完全能够对付得了命运使我陷入的任何情况!……

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作出这种兴奋的预先通知,仅仅是为了以后说明:唉!我的长篇巨著是从几篇出乎意外的和不愉快的故事开始的。亲爱的爸爸,我与您在库布扎克驿站刚刚分手,我们的公共马车就全速奔驰,突然,在驶上穿过多尔多涅河的大桥时,我们全体乘客都被一种强烈的震动、可怕的轰隆声和意外的煞车惊呆了。

您想一想，原来是怎么回事啊！在桥头附近，马车夫骤然地减慢了行车的速度，您和我亲爱的妈妈这么关怀备至地替我收拾的那只旅行箱，从带座位的车顶上掉了下来，并哗啦一声地掉进水里！……幸运的是，岸边的河水很浅，箱子很快取上来了，但是，当我开始检查箱里的东西时，原来我的衣服都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失。您记得，考虑到在首都继续上彩色画课，我从家里随身带了颜料；这样一来，它们在水里溶解了，并把虹的全部颜色染上了我的漂亮的荷兰夏布的衬衣！……乘客们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竭力安慰我。我自己表面上强打精神，不愿露出我是怎样伤心。

幸好随之而来的丰富多彩的印象很快使我忘却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们刚刚越过多尔多涅河，一幅非同一般的美丽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在童年所梦想的伟大的骑士雷诺，即雷诺·蒙特邦^①的神奇的城堡，尤其使我惊讶；还有几处类似史诗般的遗址位于我们的旅途上！……

我们旅行的路线是这样考虑的，主要在黑夜之前进入大城市，在当地的旅馆里过夜；因此，我根本来不及参观恩戈莱梅^②。可是我们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勉强越过了不毛而荒凉的普瓦塔省，它显得十分贫瘠的样子；农民的简陋茅舍给我留下的印象，如同沿途遇到的衣衫褴褛和肮脏不堪的人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样令人痛心，这些人摘下帽子，长时间地目送着我们。

在我看来，人们把图雷尼称之为“法国公园”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的旅途沿着卢瓦尔河前进，我们看到许多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小村庄和城堡；有些地方，早秋已经使树叶染上金色，这就更加增添了色彩的斑斓。遗憾的是，这里的农民像普瓦塔省的农民一样贫

① 叙事歌曲和11世纪骑士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 巴黎西南440公里处的一座大教堂。——译者

困，他们的样子是如此可怜。我们在图尔吃晚饭和过夜，在夜幕降临之前，我得以有时间沿着该城的显得宽阔而非常干净的主要街道散步。这里的马路两旁，甚至还有专门供人行走的人行道。横跨卢瓦尔河的古老桥梁异常漂亮；诚然，现在它的外貌有点受到破坏的痕迹，去年春天湍急的流冰冲坏了最边上的三个拱形结构的支柱，如今这个地方用一块简单的木板堵住了。

我在图尔过夜睡得不香。空气极其闷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床，我的邻人抱怨着了凉，要求关上窗户。可是，大概主要是这种感受，却全部支配了我可怜的头，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天刚放亮，我们又动身向前走了，在布卢瓦用的早餐。在那里，我进入了市政厅大厦并参观了大厅，在这座大厅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根据亨利三世^①的御旨，曾经杀死了希斯公爵。布卢瓦的市政厅大厦很漂亮，而桥梁比图尔的还要雄伟。

在奥尔良，我们作了短暂的停留，我利用这个时间给你们写信。所以暂时没有来得及仔细参观城市，不过很痛心指出一点：我听得很多的贞德^②的雕像，比可以期望于把自己的努力献给这个如此值得尊敬的对象的工匠们所能雕出的，要简陋而粗糙得多；我的伴侣，多斯梯埃先生完全同意我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哦！只是现在忽然想起，至今我还没有给你们讲述过有关我们公共马车上的旅客的任何事情。当然，你们早就想知道他们，因为已有五个昼夜我是在这些人的伴随下度过的，并且在到达旅行的终点之前还要逗留几乎两个昼夜。

请你们放心，所有这些人都是可尊敬的、殷勤的和关心人的。

① 亨利三世(1551—1589)，法国国王，1574年即位。——译者

② 贞德(约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出身于农民家庭。在1337—1453年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反抗英军侵略。——译者

他们考虑到我年轻，尤其是在信的开头所详述的那种不幸，对我如同亲人一样。他们的照顾大大减轻了旅途中间一些小小的不愉快，而他们所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对将要看到的東西有了思想准备。

其实，在我谈到我年轻时，我却忘了谈到仅仅比我大两岁的我的伴侣之一阿尔让托先生。不过，你们将会看到，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啊！他的样子是多么高傲！多么神气！多么有派头！这也难怪，因为他见多识广。他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正是他使我把注意力放在我刚刚给你们叙述过的那些名胜古迹上。

梅叶先生同样也很年轻，尽管看上去长得比阿尔让托大。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巴黎人，是诗神的服务者、演员和诗人。他来自我们的边远地区，是为了探望年迈的姑母（他的双亲早已去世）。他给我们讲了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多么有意义啊！要知道他亲自参加过攻打巴士底狱！他见到许多著名的人士——议会代表、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诚然，他没有由于伟大的米拉波而感到狂喜，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更多的是赞扬巴纳夫^①。一般说来，他是非常非常热爱民主的！……

然而，我的伴侣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多斯梯埃先生，他是根据补充名单被选为贝亚恩的第三等级的代表的，并且直到现在才去与他的同事在凡尔赛会合。

多斯梯埃先生是个很成熟的人，我不敢肯定他有多大岁数，不过无论如何要超过四十岁。他穿着很简朴，关于他的外表，没有什么可说的。自负和虚荣对他是完全格格不入。起初，他沉默不语，听着我们谈话，偶而只插一两句话。只是到第二天，顺便问了一下，

^① 巴纳夫(1761—1793)，法国社会学家，裴扬派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处死。——译者

我们才得知他的崇高称号。以后,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内在的优点,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更高了。所以,在到达奥尔良之前余下的路途上,情况就变了;现在我们三个人不说话,有时提出一些问题,而他呢,就没完没了地说啊,解释啊,推测啊……

多斯梯埃先生认为,我们光荣的革命几乎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因而该是结束革命的时候了。但是他相信,我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动荡和风暴。而所有这一切是由于平民的愚昧无知和国王身边围着一批坏人。我们大家知道,国王陛下是无限善良和宽宏大量的,他所希望的就是自己臣民的幸福和公正。难道不是他在荒年为贫民打开了国家粮仓吗?难道不是按照他的御旨召开了三级会议,不是他批准了一切革命成果吗?……但是糟糕的是——多斯梯埃只是根据传闻详尽地叙述了我们所已知的一切——在国王身边有一些很坏的谋士。王后、她的侍从和殿下以及普罗旺斯伯爵,极其可恨地左右着国王。他们把他引入歧途,使他远离忠于他的臣民;他们编制密谋网络,驱散国民议会,并使我们回到以前的奴隶制时代;他们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而他们的阴谋正迎合各种捣乱分子的需要,因为这些捣乱分子想把我们光荣的革命变成伴随着烧、杀、掠夺和无政府状态的无意义的暴动!……

多斯梯埃先生大加指摘三级会议的边远地区的代表,以及巴黎群众中的他们的随声附和者。至于德穆兰^①和布里索^②,他简直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愤怒。他认为,这些新闻记者中有一半是怀有恶意的。因为他们是安定的真正破坏者,是使平

① 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新闻记者,与丹东志同道合,后与他一同被处死。——译者

② 布里索(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吉伦特派首领。从1792年起,他在国民公会内领导反对雅各宾派斗争,后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

民不安和使革命不得按其需要结束的捣乱分子。基于这种观点，多斯梯埃先生甚至同我的亲爱的演员争吵起来：这位演员维护左派的政治观点，而这位代表愤怒地反驳说，一个敢于赞扬这些渣滓的人，本身就不配听好心的话和做正派人的伴侣！我与阿尔托托作了许多努力，好言相劝，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两个论敌和解。但是调解未能成功。代表先生后来甚至连看都不看演员一眼，而演员只是耸耸肩膀，并赏给自己的论敌一丝尖酸刻薄的微笑！……

我的亲爱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从“独立生活”所得到的初步感受就是这样。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伦理问题。谁正确呢？……虽然我自己没有参与所描述的争论，甚至没有插上一句话，但我的心灵却时时刻刻一分为二，一会儿站到争论者的这一方，一会儿又站到争论者的另一方。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多斯梯埃先生的论据非常令人信服，他甚至以某一论据使我想起了亲爱的爸爸：要知道他的所有论断与我多次从您那里听到的是多么接近啊！然而，若是我隐瞒演员的某种论据对我更接近不说，那我就对您撒谎了！……您指责我自相矛盾吗？那您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只好如此！……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次谈话上来。我的亲爱的父母，现在我该停笔了。信已经写得太长，在这里再过整整二十分钟，驿站的公共马车就要离开奥尔良站驶往波尔多去了，对于我来说，这大概在最近期间是不会再有更为方便的机会。就这样，再见吧，亲爱的！愿我们在信中很快相见！紧紧地拥抱你们和亲吻你们，流下了从动身起就积聚在眼眶里的、蕴藏着儿子温情的全部眼泪。我将像我答应过那样给你们写许多信，并且经常写，但是你们也不要把我忘了！

永远属于你们的让

……一些发黄了的树叶在我的手里飒飒作响。从那个幸福的

时刻起已经过去了几年！仿佛这是不久之前、几天之前发生的事情。回忆的力量就是如此。它们遮蔽了一切，蒙上了一切，好像你现在完全是为着它们而活着！……

我清楚地想像着我那时的情况：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畏畏缩缩，落落寡合，至今全然不知生活的阴暗面，没有舵手，甚至没有向导，就突然开始了没有考虑好的航行！

这就是每一步都有一个发现。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人都美满地生活着。原来农民是贫困和不幸的。即使对革命的初步成果，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这个多愁善感、热情洋溢的少年懂得了多少新东西！对于这种新东西，他从来没有料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料想到！……

是一种欣喜、怀疑和悲伤的奇怪的混合物！……

我打开了下一页。

让·布格连致双亲的信

巴黎，1789年9月12日

……瞧，我已经在首都了！你们自然是在等着想知道我的最初的感想吧！几乎没有感想。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给你们说什么才好。在我的心灵里，既无喜悦，又不平静，仿佛是一些完全没有得到过证实的长久期望！这大概是我最近几周来得以经历过和反复思考过的那件事情的必然结果……

在旅途期间，我没有放过任何一件微小的琐事，所有的一切都使我着迷，使我惊奇不已。啊，上帝的世界是多么宏大！多么奇异！……现在当这一切留在后面的时候，我开始更加强烈地感到失去